

# 随诗人游雁苍山

■葛永荟



潘天寿 记写雁荡山花 150x359.6cm  
纸本水墨设色 1962年 中国美术馆藏

位于浙东宁海雁苍山下的九龙瀑布和瀑水下的一泓碧水自然是去雁苍山必看的一处绝美的风景。雁苍山四季晨昏变化莫测,眼前的景色一步一景,绝不雷同,特别是在这早春的蒙蒙细雨中别有一番景致。清新绵绵的雨丝细细的,轻轻的、悄悄的,纷纷洒洒、飘飘扬扬。

雨中观瀑,定会别有一番情趣。轻风中微雨淅淅沥沥,且尚有一丝清凉之意。不紧也不慢,不大也不小,不急亦不燥。于谷底观瀑,需微微仰视。飞瀑流泉,山岚雾绕,石石见露,树树生烟,置身于树色苍翠,青峰葱茏,山岩薄雾飘渺的境界里,宛如穿行于亦梦亦幻之中。云雾缠绕于山间树冠如同中国传统山水画里常见的留白,使人生出无限的遐想,恰似走进一幅烟雨迷蒙的江南水墨画卷中……雁苍山入口的山下刘村,至今还流传着许多关于雁苍山的民间故事与历史传说,口口相传、津津乐道。九龙飞瀑就深藏于这幽静的山谷之中,令人流连忘返。

沿一路风景寻路而上,时而走走停停、寻寻觅觅,掏出速写本,打开油画箱,支起画架,展开画纸,端上相机……只叹“世间无限丹青手,一片伤心画不成”。山脚下两侧映入视野,进入画境的淙淙溪涧,奇峰怪石,知名或不知名的珍禽杂树,奇花异草,藤蔓植物不就是国画大师潘天

寿笔下《雁荡山花》《小龙湫》《耕罢》的原型吗?不知当年潘先生是否也曾经在此处驻足流连,写生构图过?

踏着大旅行家徐霞客留下的艰辛足迹,拾级而上。画一阵、拍几幅、走一段、留一处。忽然一抬头,那视线尽头苍紫色的雨后春山,可否又是山水画大师黄宾虹先生笔墨里的浑厚华滋?宾虹先生的黑团团里墨团团,可曾有浙东群山留下的影子?而那位擅于“搜尽奇峰打草稿”的“四僧”之一石涛和尚也曾驻足于此?那么,山水田园诗人谢灵运的木屐足迹可曾丈量过这里?被后人赞誉为“诗仙”的李白是否曾经漫游过雁苍山?史书中并不见记载,但我确信,他登临佛道圣地天台山,遥望东海仙山时的目光一定掠过这里吧!不禁使人展开想象的翅膀,思绪飞翔……

“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这是南北朝时期的诗人陆凯赠与友人范晔的诗。我也愿意将这一枝春色赠与远方的亲朋好友,只可惜眼前早已没有了昔日的驿使。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零落成泥碾作尘,唯有香如故。”诗人陆游笔下的傲雪寒梅,经历了一个冬季的风刀霜剑,阴晴雨雪,被历代文人墨客、学者雅士,推为“四君子”之首,被奉为具有人格化身,被赞誉为

开在山野间的君子之花的剪剪寒梅正在风中傲然绽放。

于斜风细雨中饱览雁苍山美妙景色,也许会是一种绝佳的体验和感受。“上有乱石如雁齿行,且色苍然也,是故得此名”。或许雁苍山之得名,真的来自于它的“形与色”。至少,古代文献方志有如此简略的记载。

自古名山僧占多。来雁苍山不能不来一趟吉祥寺。“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也不知唐代诗人杜牧这首著名诗歌中所说的四百八十寺中是否就包含有吉祥寺?无从考证,因此不得而知。但若说吉祥寺是雁苍山的眼睛,是点睛之笔,我觉得确不为过。

深藏在雁苍山深处的吉祥古寺历史可谓久远,南北朝时期就已初具规模,唐末到两宋时期达到鼎盛。并于宋宁宗年间被御赐为“吉祥禅寺”匾额。得神佛护祐,因此也躲避了历朝历代的刀兵战火之劫难。雁苍山怀抱里的吉祥寺有左右两溪挟持而下,涓涓溪流,清可见底,水草丰茂,有小鱼小虾顺流而下。实为幽静的修行之所,祈福许愿之吉祥之地,也可谓是风水宝地。

群山环抱,绿水环绕。寺院阔大,金碧辉煌,前后递进,层次分明。寺院已并非只是世俗人们想象与认知中的清苦修

行之地,而是物质和物质的双重丰盈之所。忽见厨房地面上存放有一堆老南瓜,土头土脑,颜色老旧,真可谓古香古色,很适合入画。不禁使人想起了“长安画派”开创者,著名画家石鲁先生笔下晾晒在黄土高原窑洞顶上那些饱经风霜土黄色的老南瓜。知吉祥寺不单单是知名古寺,清雅幽静,而且饮食来源皆为原生态,不仅仅是风光奇丽,风物更是怡人,人文底蕴亦是丰厚,令历代文人墨客流连忘返、心驰神往,并留下丰富的人文遗产。

人不留客雨留客,山不留人水留人。许是与雁苍山有深缘,我们一行当日便留宿山中。一宿听花落,半夜闻风雨。

昨夜闲情梦落花,也曾信步入仙家。听闻过晨钟暮鼓,佛号声声;饱览过落霞飞泉,空山鸟语。身心体验过清风明月照,飞鸟入空山的意境。也曾学佛家一日三省,诵经礼佛。素口静心,与世无争。许是上天不经意间弄翻了瑶池的水,将一池春水轻轻漫向人间,山间云雾缭绕,水气蒸腾,好似刚起锅的蒸笼,云气弥漫好一个,“山中一夜雨,树梢百重泉”。

晨起,山中万籁皆俱寂,林中飞鸟相与还。住持送客至山门,询问方得知法号:妙涵,俗家姓名不便告之……我们彼此挥手辞别,相许日后方便再来讨扰。

# “大家”画大画 我画小画

■钱海源

20世纪60年代前期,我是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的学生。当时著名美术史论家迟轲教授给我们上世界美术史课,让我知道了欧洲著名画家凡·戴克兄弟,是以画小幅油画著称的,那幅俄罗斯油画家巴维尔·安德烈耶维奇·费多托夫的《少校求婚》,不足A3纸大,却至今留在我的记忆中。

也正是那个时期,从苏联留学回国的著名油画家罗工柳、肖峰和郭绍纲先生,都先后在广州美术学院办过个人画展,所展出的人物画作品,尺幅基本上都没有超过两米的,其中大量风景写生油画作品都

只有A4纸大,乃至A4纸一半大,十分精彩,给我们留下了美好、深刻的印象。自三位留苏老师的画展后,在广州美院学生中,都争相画小幅油画风景,蔚然成风。

我的油画写生作品《上饶市道坑街小学后门》,曾受到郭绍纲老师表扬,说色彩很好。这幅小作比A4纸还小,是我于1961年夏天,回江西上饶市过暑假时画的,我曾在这里念高小。

近些年来,美术界风气大变,最为突出的一点是画家都争相画巨幅大画,或是因为中国画主要以尺论价的原因,为追求

能卖更多的钱,所以越画越大。

大约是2016年左右的某一天,我从《广州日报》看到该报记者采访某位在当时“名声远播、威震神州”的画家,采访记者有句令人难忘的提问:“某老师,您的山水画为何都画得这么大呀?”

该画家得意地答曰:“大家!画大画!”

此“大家”当时权势显赫,其言不但在当时的广州画坛产生了“令人惊叹”的效果,而且,时至今日还被业内人士作为茶余饭后的笑料。

其实,此“大家”只是用他的“狂言”过早地、坦诚地反映了近些年来业内客观存在的、追求作品卖高价钱的风气。除了受中国画按尺论价的影响,另外关键的是“国展”都要求参展画作都必须是大画才能入选。

如果按照“大家画大画”的观点,八大山人和齐白石都是“小家”,因为人们至今未见过八大与齐老画超过八尺乃至过丈的大画。

人贵有自知之明。我这“80后”老头,自认为自己只是个没有多少业绩的“小家”,这辈子也只画小画,只做小雕塑。